

【山东古国系列之四】

洗不去的『夷人』标签
『尴尬』的菜国

□本报记者 张九龙

在今天山东的东北部地区,曾经盘踞着东夷人建立的强大政权:莱国。它武力争夺营丘,给姜太公一个“下马威”;它一度效忠周王室,在东征中立下汗马功劳;它曾经有过文明的辉煌,却被视为“野蛮”的国度。似乎从未出现,又似乎从未远去,莱国,身上始终带着那张“夷人”的标签。



莱国故城遗址

“土著”发威
与姜太公争国都营丘

跟周武王辞别之后,年迈的姜太公从镐京出发,踏上了东去就国的征程,此行的目的地是两千里外的营丘。那是一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,熟悉的是,太公本为东海人士,这里正是姜太公的祖籍;陌生的是,他和这些剽悍的东夷人原本并没有多少交情,封国在此,想必不会一帆风顺。

姜太公心情复杂,一路上车队走走停停,昼行夜宿,行进缓慢。这天傍晚,好不容易进入齐地后,车队投宿在客栈,夜里,早听到异常风声的客栈之人旁敲侧击地对姜太公说:“我听说时机难得而易失,客人睡得这么踏实,恐怕不是去就国的吧。”

太公听到这里,心头一惊,意识到大事不妙,赶忙招呼大家换上衣服连夜赶往封地。第二天黎明,姜太公一行终于到了齐国都城所在:营丘,可等待他的不是百姓的箪食壶浆,而是莱国的金戈铁马。

虽然太公封齐是周天子的命令,可世居这里,见惯了中原政权动荡更迭的莱国人并不买账。齐国的国都营丘几乎抵到了当时的莱国国境,如果姜太公定都在此,无疑是给莱国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,因此莱侯决定先下手为强,占了营丘,把姜太公这个中原王朝安插来的“楔子”赶到西边。

商周时期的莱国实力非常

强大,淄潍流域及其以东,乃至整个胶东半岛的东北部区域几乎都在它的实际控制之下,占尽地利,绝对是东方第一大国,这也是莱国敢和姜太公、周武王叫板的原因。

一边是奔波两千里而来的疲惫之师,一边是土生土长、主场作战的雄壮之师,莱侯这算盘打得真是响。结合后面的历史,当时莱侯的决定还是很有远见的,可没想到东征西讨多年的姜太公并非浪得虚名,经过激烈的战斗,还是将莱国的军队赶走了,齐国从此稳住了阵脚。

“强龙”压过了“地头蛇”,这一战莱国吃了大亏,也给当地的其他小国敲响了警钟:姜太公不好惹,齐国不好惹,周王朝更不好惹。

摇身一变
“滚刀肉”成了急先锋

借着姜太公的光,《史记》中的这段记录让我们侧面领教了西周初年莱国的厉害,可为了维护统治,周王朝必然不会放任自流。毕竟,在传统观念里,“莱人,夷也”,南蛮、北狄、东夷、西羌,这些远离中原的“野蛮”势力不除,天下就谈不上太平。

其中,势力强大的东夷更是中原王朝的一块心病。早在商朝,朝廷就长期武力镇压东夷部落方国,当时的效果着实不错,可也让商朝的国力元气大伤,为其衰败埋下了伏笔。也是在那个时候,莱人正式臣服于商王,得

以封国。

后来,周武王得了天下,殷商旧部许多逃往了东方,再加上当地的夷人本就不听话,东方的形势急转直下。为此,周王把最信赖的太公和周公分封到了山东,以此来保障东方不出大乱子。

太公和周公果然不负所托,齐鲁两国像两根“通天柱”,深深扎在了山东地区,让地方势力不敢肆意而为。周王也吸取了商朝的教训,除了武力威慑外,还采取怀柔政策,刚柔并济,从政治上拉拢莱国、纪国等东方古国。

经过一番博弈和掂量,强大的莱国终于向周天子低下了头,臣服于周。“易帜”之后,莱国也是蛮拼的,昔日“滚刀肉”摇身一变成了周朝东征的先遣队,立下汗马功劳。从近几十年出土的青铜器来看,周成王到周夷王时期,莱国几代领主多次积极参与周王朝对诸夷的军事平叛与治理,并因战功而不断受到朝廷的封赏。

当然,莱国如此卖力,动机恐怕不仅是向周王朝表忠心那么简单。莱国的举动既取得了周王朝对自身的信任与支持,密切了与周王室的关系,同时也巩固了自身在东夷地区的势力范围,实为一箭双雕之举。

昌明开化
奈何赶上“鄙夷”世风

莱国的国君还是纵横术的高手,除了和周王朝关系紧密外,与周边的纪、莒、过、高、蒲姑

等国一直保持着较多的联系,或是相互联姻,或是相互交好,往来不断。

可看来去,莱国唯独就是和齐国这个邻居“不对付”,武力摩擦从未停止。甚至齐国屡与周围诸国会盟时,只有莱国不予理睬,不去参加,可见两国的隔阂之深。

到了春秋,周室衰微,齐国崛起,周边的小国亡的亡,没亡的也朝不保夕,莱国渐渐被孤立。“卧榻之侧,岂容他人鼾睡”,此时的齐国借着“五侯九伯,女实征之,以夹辅周室”的金牌令箭已雄霸东方大地,必然要清除莱国这个宿敌。

公元前571年,齐灵公气势汹汹地挥师征伐莱国。莱侯见硬拼不过只能来软的,派人贿赂齐灵公的宠臣凤沙卫,奉上牛、马各百匹,忽悠得齐国退兵,暂逃一劫。六年之后,齐灵公召见莱侯,莱侯不从,这下子可彻底激怒了齐灵公,派将军晏弱率重兵征莱,莱国灭亡。

抱着“非吾族类,其心必异”的偏见,春秋时期“鄙夷”思想大盛,这成了莱国一块难以祛除的伤疤。灭国之后,直到孔子的时候,依然瞧不起这个国家和它的文化。

公元前500年,齐景公和鲁定公举行著名的“夹谷之会”,会上为了助兴,齐国好心让早已臣服的莱人现场演奏“莱乐”。“莱乐”与宫廷雅乐、万舞、韶乐一起,很受齐景公的喜爱,在齐国堪称流行乐。

“尊王攘夷”的齐国对外来文化保持开放态度,而会盟的另一方,当时鲁国的忠臣,秉守周礼的孔子却是“鄙夷”思想的“卫道士”,认为齐国此举不合礼制。孔子走上台阶,让人擒住莱人,推出去斩了。事后,齐君也自觉如此外交场合演奏流行乐有失体统,向鲁君道歉。

和孔子一样,各国史官们亦不屑记录这个“野蛮”的国家,即使有记录,也时常称莱侯为“莱子”,语气中透着傲慢与偏见,莱国成为“夷夏之辨”的牺牲品。

正因如此,对于莱国的姓氏、世系、范围,历史并无明确记载。但是,纵观山东大地,莱西、莱阳、莱州、莱山、莱芜……这一个个带着“莱”字的地名,无不和古老的莱国文明有密切的联系。可以说,莱国的历史,正是一部华夏文明与东夷文明融合发展的历史。



【行走齐鲁】

枣庄有座青檀寺

□张顺清

枣庄市去南二十里许,云峰山中,临岩壁而面南处,有座青檀寺。其前,为一箕形峡谷。谷之左右,有两峰插天,东边的叫汉王山,西边的叫楚王山。山巅,各有一座凉亭,相向而望。相传,两千多年前,刘邦与项羽曾在此陈兵交战,争霸天下。而后,便以汉王、楚王为峰之名。

青檀寺,原名云峰寺,始建于唐代,久已废圮。现在的寺院,乃近年所建。仿古大殿里,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的塑像。殿前,有株雌雄同体的银杏树,虽是一千五百余年的高龄古木,却依然生机勃勃,岁岁花果满枝。另有泉井一眼,当为僧人取水之源。《峰县志》曾载:泉“中有二蟹,一青一红,见则大凶。”显然,这只是一种怪异的传说。西边偏殿前的楹柱上有联曰:“心即佛佛即心,欲求佛先求心;果有因因有果,种什因结什果。”这联极具哲理,耐人寻味,充分体现了佛门注重自我修行、自性自度,强调积极进

取的主动精神。

寺院之后不远处,兀然矗立着一座巍峨古朴的两层石屋,状如城堡。中间门洞上刻有“金界”二字。传说,南宋时,金人入主中原,曾在此设界。又说,因岳飞在石屋中疗治过眼疾,所以,后人多以“养眼楼”称之。楼内有梯,可登顶环顾,饱览四周。

青檀寺左近,风景清幽。明清以来,游人与香客不绝于途。明代,文人贾三近及其父等十数人曾成立青檀诗社,常于“春秋暇日”携酒来游,作歌赋诗,抒发胸臆。寺内有一石碑,留下了诗社的诗作二十余首。

大凡山岭,都是因为有了花草树木等不同的植物群落,才有生机的。花木对于山岭,犹如多彩的衣着,装点其身,显示出四季的更迭变换。云峰山中,也聚居着十几种树的家族和各色花花草草,世代代,和睦相处。就树来说,有松、柏、榆、枫、槐、柞、杨、枣、柿、榴、檀,以及

荆棘等丛生灌木。千百年来,在诸多草木中,世人独钟情于青檀一木。因此,又把云峰山称作青檀山,把云峰寺更名为青檀寺。而今,就可见可知可闻可想的景况、情由来说,青檀是确有值得称道之处的。

其一为异。异则奇,奇则美。书本上指出,青檀系“榆科”的“落叶乔木”。按说,既为“乔木”,就该有高大挺拔的躯干,但立于眼前的青檀却是歪扭盘曲,另有特色。更为难得一见的,是那显尽坚毅之力与造化之功的青檀之根,条条直插山腹,吮吸着石岩之髓。裸露山体之外者,如长蛇巨蟒,或逶迤爬行,或翻滚腾跃。见者莫不赞叹,莫不叫绝。云峰山之青檀奇异如此,莫非其为檀之家族中的另一支脉?

其二为多。多,才能成气候,才具影响力。汉王、楚王两山之间的数里长谷两边,遍布青檀,由南而北,愈进愈多。至谷背处,则见大大小小、老老少

少环寺皆是。及秋,寺内寺外,青檀及其共生为伴的众多树株,叶叶着霜,或红或黄或青或褐,多色竞逞,交相映衬,成就了古峰县八景之首的“青檀秋色”。

其三为古。史料记载,远在唐朝时,云峰山中就长有许多青檀树。十几个世纪以来,朝朝暮暮,年年岁岁,得山之灵气,生生不息,青檀已繁衍成为云峰山一个鼎盛的大家族。相守相望,逾千个春夏秋冬者,计有36株。偶有其身枯凋已可容人者,仍向世人展示着繁茂的枝柯和层叠的绿叶。其生命力之顽强,令人惊叹。在久远的沧桑岁月中,青檀树的奇姿美态,已深及人心,盛名远播。

其四为稀。稀者为贵。在枣庄,有一颇流行的说法,认为这种青檀树,在长江以北,独此一家。独有之,虽难证实,却也否定无据。退一步想,即使不独而稀有,也是极为珍贵的。可谓不登云峰山,难得识青檀。